

書蕭立聲先生羅漢畫

唐君毅

蕭立聲先生，於國畫無不工，而吾尤喜其人物畫中之羅漢。

西方之人物畫，以油墨成者，重形體之宛然凸現。國畫則妙在筆意，於人物之畫，重得其神趣。人物畫中之仕女，其形貌宜幽嫺端重，而其運筆墨，亦宜以規矩法度見長，則不能盡此國畫中筆墨之自由揮灑之用。唯以國畫之筆墨，為高人逸士，與佛菩薩及羅漢者，其橫斜曲直之變化無窮，而後此筆墨之用，得無礙自在。顧道家之高人逸士，有冠有髻，昔為之畫者，要在繪其行動衣履之姿。而佛家之羅漢，則可袒裼裸裎，不冠不履，而其頭骨之崢嶸，胸腹之坦蕩，無不可入於畫中。故言國畫中之人物畫，吾嘗以羅漢畫為至極。羅漢之所志，在佛菩薩，而向未有其慈悲之懷，與圓滿之德。故其貌不如佛菩薩之端嚴豐碩。羅漢之行，必殊乎世俗，而其貌，即必古異而清奇，然亦未嘗有倨傲肆放之容。而善繪之者，亦必如羅漢之志之行，而得其神貌。若以繪佛菩

薩之道為之，是為過；若一有倨傲肆放之容，則為世之狂士。皆非羅漢也。

當今之世，人罕知人物之各有其品類，以想像其神彩，故能為人物畫者絕少，為高人奇士與佛畫者尤少。於羅漢之畫，昔在江南，有呂鳳子先生，能得其高古之趣。南來唯見蕭立聲先生，以其拔俗之襟懷，為此舉世不為之畫。其所為者，蓋皆先想像羅漢之志之行，使盤桓於心目之間，如其所知無過與不及，然後解衣旁礴，一揮而就。故筆酣墨飽，神趣盎然，若釋迦之五百尊者之再生於今世。此豈特一藝事之極，而其使世人得緣此羅漢之貌，以知其志、其行、其道之所在，則其功德，何可勝計耶？比聞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任蕭立聲先生書畫欣賞會於大會堂低座二樓，於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一連三天展出，與信佛人士藉此共結善緣。吾忝列同事之雅，承囑為一言為介。是為序。

從李龍眠說到——

蕭立聲先生的羅漢畫

漁父

幼時讀李龍眠畫羅漢渡江一文，印象極深，文章描寫十五個半羅漢渡江情形淋漓盡致（按原畫為十八羅漢渡江，後因一角漫滅，僅存十五人又半），因此十五個半羅漢的狀態、神情、風采，一直存在我腦海中，數十年，未嘗或忘。因為這個原故，以後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看見羅漢畫或羅漢塑像，總喜歡將它與

腦中的羅漢相比，但每次所見的畫和像都不及腦中所有的巧妙、生動。南來以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看到蕭立聲先生的畫，非常喜歡，記得當時陳列供欣賞的，有廿餘幅，有字，有山水，有動物，花鳥……剛健婀娜，兼而有之，字則蒼勁有力，山水畫淡雅自然，人物畫以羅漢畫最突出，亦最多，情態既殊，各盡其妙